



培養兒童的正信

陳德麟

媽！這
是張什麼像，從那裏來的？」

「是陳叔叔給我們家裏送來的觀音菩薩聖像，你快拿去貼在祖母的房裏。」

「什麼觀音，什麼菩薩，都是假的，紙印的，騙人的偶像。」一位同鄉的十歲已讀三年級的小孩子裏拿着一張小紙畫，從外面一蹦一跳的回到屋子裏，看見桌上放着我送他祖母和母親的觀音聖像，帶着疑惑的眼光向他母親問明白以後，一面將像往地上一摔，一面嘴裏這樣的說着。

「阿彌陀佛！大菩薩不記小兒過，」他的母親連忙將觀音像從地上檢起，並斥責他道：「不懂規矩，又要挨揍了。」

「不要責罵他，讓我來同他說。」我勸阻他的母親，同時含笑的叫他：「金白！到陳叔叔這裏來，你剛才到什麼地方玩去了，手裏拿的是張什麼畫呀？」

「我聽吳老師講耶穌去了，這是吳老師送給我的耶穌。」他很快地走到我面前，揚着手裏的耶穌像回答着我。

「陳叔叔帶你去玩去，」爲了想培養這幼小心靈的正信，我當即帶着他向佛教蓮社走去，在路上我問他：「你剛才說觀音菩薩的像是

假的，是紙印的偶像，那末現在你手裏的耶穌像不也是假的嗎？同樣也是紙印的偶像呀！爲什麼你却拿着他呢？」

「吳老師說：『我是一隻迷失了路途的羔羊，信仰耶穌，耶穌就會帶我到上帝那裏去，享受着天國快樂的生活，假使有人不信耶穌，耶穌就要罰他到地獄裏面去受苦！』所以我要信仰耶穌。」他睜着圓圓的眼睛以肯定的語氣答覆我。

「你明明是人，怎麼吳老師要說你是隻羊呢？難道你不願意做人而願意做一隻羊嗎？同時你什麼時候迷失了道路呢？你信了耶穌，耶穌帶你到天國去過沒有呢？像我不信耶穌，你的祖母和你的爸爸媽媽也都不信耶穌，爲什麼都沒有到地獄去受苦呢？所以吳老師講的話，是沒有理由和沒有根據的。」

他聽了我的話，低頭思索了「會，忽然似有所得的抬頭望着我說：『吳老師講的，我們人類犯了罪，耶穌爲了救我們，將自己釘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們贖罪，我信仰耶穌，就是因爲他贖了我的罪。』」

「又是吳老師講的，你不是信仰耶穌，簡直是信仰吳老師呀！你想想，你是一個小孩，並沒有犯罪，有什麼罪要耶穌替你贖呢？要是你犯了罪，耶穌真的能替你贖嗎？要知道犯了罪，就要受法律的制

裁，任何人也不能救你，何況死了快兩千年看不見叫不應的耶穌呢！同時你要知道耶穌的死，是被猶太人抓去釘死在十字架上的，並不是他自己願意的，他自己被釘死都不能救，怎麼還能救其他的人呢？你認爲我的話對不對？」

「那末陳叔叔你信什麼呢？」我反問起我來了。

「我原來什麼也不信，但是從今年起，我信了佛教，也就是信剛才被你摔在地上的觀音菩薩這個教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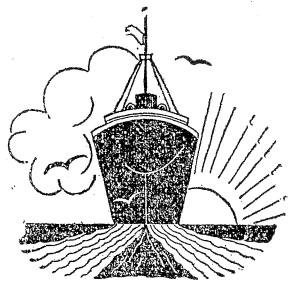
「信佛教有什麼好處呢？」

「因爲佛教是叫我們做好人，做好事，譬如你們小孩子在家庭裏要孝順父母，愛護弟弟妹妹；在學校裏要尊敬老師，努力讀書，不要和同學爭吵；我們當軍人的就要保護國家和人民。因爲做好人和做好事的關係，在生就會處處受人尊敬；死了靈魂也同觀音菩薩一樣的成爲菩薩，受人禮拜供養。就像你因爲平努力功課，所以這次考試得第一的道理一樣，但這要全靠我們自己照着佛教經書上的話去做才能成功，和吳老師講的信仰耶穌就可以得救那樣沒有道理的話，是完全不同的。」

我講到此處，已走到了蓮社，當帶他入內參觀莊嚴的佛像，並指點講解壁上所掛的釋迦牟尼佛的畫

圖，在休息時，又講了幾則觀音菩薩靈感的故事給他聽，結果竟想不到在短短的一兩小時內，他的思想成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，不但回家時立即將觀音菩薩像自動地貼了起來，並要我時常帶他去蓮社玩和講佛教故事給他聽，因爲蓮社念佛，每晚九點鐘才開始，恐其睡眠不夠，影響白天功課，所以沒有帶他去，僅於星期日到他家裏去講故事及灌輸佛教的淺鮮常識，到現在不到兩個月時間，他不但不再去聽耶穌了，並且早晚還同他祖母一道念觀音菩薩聖號呢！

寫到此地，一定有人會笑我，你竟和小孩子說起教來了，但是我認爲要培養一個人的正信，最好從兒童時期開始，因爲兒童的心靈猶如一張純白的紙，和他接近的人就像是一張染缸一樣，「近朱則赤，近墨則黑。」爲至當不移的定理，我們每見耶穌牧師在街頭佈道，聽者多爲兒童，咸笑其毫無意義，以爲不過過騙小孩子罷了，不知這正是彼等的遠見處，也正是其吸收真正教徒的手段，反觀我們佛教在宏法之際，不但不鼓勵兒童來聽，甚至還說小孩子聽不懂，往往把他們趕開，有些父母在唸經拜佛的時候，也嫌子女嘈雜，影響道心，斥其遠離，這從某個角度看，固然有其理由，在一般說來，則實屬要不得。我們要認清佛教是平等的，是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人的，說小孩子聽不懂，就有了分別心，嫌子女嘈雜，叫其遠離，就是僅有自利自度心，試想連自己子女都不讓其養成聽經聞



末到海濱去游泳，去遊玩。

海濱沉思

程觀心

的都下水了。幾個大的孩子，直向防波堤游去，不一會，已游得不知去向。我獨坐浴場招待所的前廊，清涼的風撩拂着我的頭髮，廊下一株蒼勁的孤松，挺立在黃沙裏，凝望着碧海銀波，默默沉思，它和我同樣的靜定。

海濱飛揚着生趣與樂意。一個個赤裸的幼童，在沙灘上打滾，潑水嬉笑，身上弄的都是泥沙，一跳進海波，又洗乾淨了。

仕女們穿了各色的泳衣，水禽似的爭逐在波心，人魚般的浮泳。這些載沉載浮的衆生相，騷動于生死激流之中；當前一剎，有的是閉眼，恬適，歡樂。海波也在欣然舞蹈，輕柔的捲拍岸邊，洗掉一層薄沙，海水混濁了，跟着一股澄清的波浪又接過來。就這樣永無休止的交替。

遠處是和平溫柔的一片澄藍，像天空一樣的明淨。浩瀚的海空啊，它載着我思想的風帆，向我日夕懷念的處所疾駛了。

六年了，我們從海上來到寶島，安居樂業的日子，難道長着翅膀飛過的？悠悠平易的生活，念起大陸故土，恍如隔世；我不忍去測度它遭受劫運悲慘的深度，我不敢去

想像故鄉現在是什麼樣子，年邁的祖父和父親怎樣地在苦難裡煎熬。我要化着一頭海燕，奮翅飛向那大鐵圍山的巔頂，眺望一下我的故鄉啊！那裡有孕育我成長的芬芳的土地，賜我無限恩惠的親人，殷勤的河流，平坦的原野，樸實淳厚的人情，蘊潤我內心修養的晨鐘暮鼓。

一幅幅配有音樂的畫卷，密藏在心的深處，剎間又展開在我的眼前。這是一處最神奇莊嚴的地方；幽邃的城東一角，城牆是一堵芳草砌成的綠壁。倚着這綠壁，是定慧寺大廟宇峯巒重疊似的建築。隔了荷塘，是我就讀的學校。一座拱形的大石橋，跨在清澈的河流上。橋洞側壁，綴滿青苔，橫欹着老樹數棵。沿河兩岸，垂柳槐榆，交撐起翠蓋碧幕。這兒行人寥落，繫在河邊樹叢看書，記憶的效力，會特別的強深。讀倦了，合起書，躺在青草裡，看紫燕在水上掠影，聽對寺悠沉的鐘聲，輕風過處，送來陣陣荷香，真不知身在何處。

學校和寺院，好比動和靜的對待。我們這裡數百學子，除了上課是够喧鬧了，運動場上的活躍，音樂室的琴聲，宿舍裡的叫囂，沒有一刻停息。但是定慧寺的數百個和尚，整天却聽不見一點聲息，那門前兩蹲石獅子的頭上，麻雀跳來跳去，肅靜得近乎太古的幽寂。唯有清晨或黃昏，我們到城頭上去散步

，那時寺內的鐘磬迴盪起清音，沉鬱的鼓，衝破了灰漠漠的霧靄，木魚有節奏地擊拍，數百僧衆用同一音調，莊敬悠宛的誦經來，那寬宏的音韻，似乎有攝住一切妄動的力量，誠定向一個靈虛的目標凝聚。我每傾聽到這不同凡響的大合唱，像失落了什麼似的，往往潸然下淚。專神在那聲音裡，忘記了現實的世界，渺想到一個純潔脫塵的境界，在半天飄浮，和藍天融成一片。我想這些僧衆都是屬於那不可知的世界的人物吧！

這時，空氣裡散開檀香氣息，大雄寶殿的脊角和飛簷映在金線萬條的紅日裡，顯出十分的壯麗。遠眺城外綠野平曠，被罩在彩色的天幕下；護城河被誰撒下一把玻璃屑，閃光耀眼。這撼人心魄的美景，不知什麼緣故，竟使我生起莫名的惆悵，覺得生命無所歸依。然而那融合一致恬靜的和聲，給我一種模糊的默契；蘊潤着出世的想像。這也許是自然環境加惠於我的佛法薰陶吧？這畫幅一直保留在識田，永不褪落它鮮明的色調，以及振顫着那畫面的音樂神味，給我有說不出的性靈的美感。

眼前我默對着無際的明藍，恍惚聽到遼遠的海，撞擊在鐵幕的堅壁，發出嗚咽。它帶不去我的懷念和祝福；那鐵圍斷絕了人世的音問，阻隔住一個苦難的殘酷世界。蘊藏着無限生機的海啊！我所湧出無數鐵蓮花，駕着洶湧狂怒的波濤，集起所有的憤激的力量，去沖潰那魔鬼的坦牆！

道唸佛拜佛的習慣，還談得到去利他度人嗎？何況在佛教經典上，有多少菩薩，在小孩子時期就已證道了呢！我們能小觀小孩子嗎？

兒童是最愛模仿的，為古今心理及教育學家所公認，在美國愛阿華學齡前期兒童研究所中，一個叫佛郎克的兒童，有一天，正當休息時間，他不肯睡覺，由教師用力把他掀倒，這天晚上他回到家裏，便照樣玩弄他的玩具水牛：「輪下、水牛！——他這樣說了好幾遍，並且對他母親說：『水牛不肯躺下，水牛不好。』於是他就走去把水牛掀倒，和教師下午掀倒他相同。此僅舉一例，其他有關兒童模仿情形，莫不隨時隨地可見，多希望子女養成良好的習慣，必須多予模仿的機會，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潛移默化，收效最大。孔融四歲，即能讓梨，才養成他後來一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」的豪俠好友之風。孟母三遷，岳母刺字，方養成一代大儒的孟子和精忠報國的岳武穆，為後人所景仰。可見兒童時期的教育培養，是何等的重要。『性相近，習相遠。』『養不教，父之過。』望有子女的佛徒們，三復斯言。

在佛教渡替的今天，大家已高喊出佛教需要青年的口號，但我們必需明瞭，青年是由兒童進入的，如果不在兒童時期培養其正信，聽任其入於外道，到了青年時期，要想轉其既有的信仰，是不容易的。這點，應該認識清楚，所以在外道猖獗的廿世紀裏，欲使佛教屹立不動，從而發揚光大的話，則培養兒童的正信，實為刻不容緩的事。

四四、八、一六於鳳山